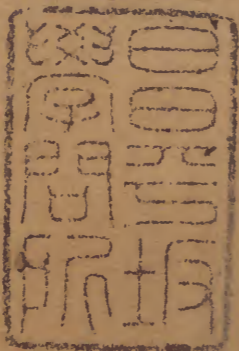


武經七書



李衛公下

漢書門			
九	五	二	類
七	一	號	
一	一	函	
四	〇	冊	

內閣文庫			
函		漢書	
架	冊	號	類

四下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522
冊數	14	(7)
函號	299	209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武經七書唐太宗李衛公問對卷下

太宗曰太公云以步兵與車騎戰者必依丘墓險阻
又孫子云天隙之地丘墓故城兵不可處如何靖曰
用衆在乎心一心一在乎禁淫去疑儻主將有所疑
忌則群情搖群情搖則敵乘輿而至於安營據地便
乎人事而已若澗井陷隙之地及如牢如羅之處人
事不便者也故兵家引而避之防敵乘我丘墓故城
非絕險處我得之為利豈宜反去之乎太公所說兵
之至要者也

唐文宗本紀卷之四十一 正統十三年
太宗曰朕思凶器無甚於兵者行兵苟便於人事豈
以避忌為疑今後諸將有以陰陽拘忌失於事宜者
卿當丁寧誡之靖再拜謝曰臣按尉繚子云黃帝以
德守之以刑伐之是謂刑德非天官時日之謂也然
詭道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後世庸將泥於術數是
以多敗不可不誡也陛下聖訓臣即宣告諸將

太宗曰兵有分有聚各貴適中前代事迹孰為善此
者靖曰符堅總百萬之衆而敗於淝水此兵能合不
能分之所致也吳漢討公孫述與副將劉尚分屯相

8

去二十里述來攻漢尚出合擊大破之此兵分而能
合之所致也太公云分不為縻軍聚不聚為孤旅
太宗曰然符堅初得王猛實知兵遂取中原及猛卒
堅果敗此縻軍之謂乎吳漢為光武所任兵不遙制
故漢果平蜀此不陷孤旅之謂也得失事迹足為萬

代鑑

太宗曰朕觀千章萬句不出乎多方以誤之一句而
已靖良久曰誠如聖語大凡用兵若敵人不誤則我
師安能克哉譬如奕棊兩敵均焉一著或失竟莫能

教是古今勝敗率由一誤而已况多失者乎

太宗曰攻守二事其實一法歟孫子言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即不言敵來攻我我亦攻之我若自守敵亦守之攻守兩齊其術奈何靖曰前代似此相攻相守者多矣皆曰守則不足攻則有餘變謂不足為弱有餘為強蓋不悞攻守之法也臣按孫子云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謂敵未可勝則我且自守待敵可勝則攻之爾非以強弱為辭也後人不曉其義則當攻而守當守而攻二役既

8

殊故不能一其法太宗曰信乎有餘不足使後人感其強弱殊不知守之法要在示乎敵以不足攻之法要在示敵以有餘也示敵以不足則敵必來攻此是敵不知其所攻者也示敵以有餘則敵必自守此是敵不知其所守者也攻守一法敵與我分為二事若我事得則敵事敗敵事得則我事敗得失成敗彼我之事分焉攻守者一而已矣得一者百戰百勝故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其知一之謂乎靖再拜曰深乎聖人之法也攻是守之機守是攻之策同歸乎勝而

已矣若攻不知守守不知攻不惟二其事抑又二其
官雖口誦孫吳而心不思其妙攻守兩齊之說其孰
能知其然哉

太宗曰司馬法言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
必危此亦攻守一道乎靖曰有國有家者曷嘗不講
乎攻守也夫攻者不止攻其城擊其陣而已必有攻
其心之術焉守者不止完其壁堅其陣而已必也守
吾氣而有待焉大而言之爲君之道小而言之爲將
之法夫攻其心者所謂知彼者也守吾氣者所謂知

已者也太宗曰誠哉朕嘗臨陣先料敵之心與已之
心孰審然後彼可得而知焉察敵之氣與已之氣孰
治然後我可得而知焉是以知彼知己兵家大要今
之將臣雖未知彼焉能知己則安有失利者哉靖曰
孫武所謂先爲不可勝者知己者也以待敵之可勝
者知彼者也又曰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臣斯須不
敢失此誠

太宗曰孫子言三軍可奪氣之法朝氣銳晝氣惰暮
氣歸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如何靖曰夫含

生稟血鼓作鬪爭雖死不肖者氣使然也故用兵之法必先察吾士衆激吾勝氣乃可以擊敵焉吳起四機以氣機爲上無他道也能使人人自鬪則其銳莫當所謂朝氣銳者非限時刻而言也舉一日始末爲喻也凡三鼓而敵不衰不竭則安能必使之情歸哉蓋學者徒誦空文而爲敵所誘苟悟奪之之理則兵可任矣

太宗曰卿嘗言李勣能兵法久可用否然非朕控御則不可用也他日太子治若何御之靖曰爲陛下計

莫若黜勣令太子復用之則必感恩圖報於理何損乎太宗曰善朕無疑矣太宗曰李世勣若與長孫無忌共掌國政他日如何靖曰勣忠義臣可保任也無忌佐命大功陛下以肺腑之親委之輔相然外貌下士內實嫉賢故尉遲敬德面折其短遂引退焉侯君集恨其忘舊因以犯逆皆無忌致其然也陛下詢及臣臣不敢避其說太宗曰勿泄也朕徐思其處置太宗曰漢高祖能將將其後韓彭見誅蕭何下獄何故如此靖曰臣觀劉項皆非將將之君當秦之亡也張

良本為韓報讐陳平韓信皆然楚不用故假漢之勢
自為奮爾至於蕭曹樊灌悉由亡命高祖因之以得
天下設使六國之後復立人人各懷其舊則雖有能
將將之才豈為漢用哉臣謂漢得天下由張良借筋
之謀蕭何漕輓之功也以此言之韓彭見誅范增不
用其事同也臣故謂劉項皆非將將之君太宗曰光
武中興能保全功臣不任以吏事此則善於將將乎
靖曰光武雖藉前構易於成功然莽勢不下於項籍
寇鄧未越於蕭曹獨能推赤心用柔治保全功臣賢

於高祖遠矣以此論將將之道臣謂光武得之太宗
曰古者出師命將齊三日授之以鉞曰從此至天將
軍制之又授之以斧曰從此至地將軍制之又推其
轂曰進退唯時既行軍中但聞將軍之令不聞君命
朕謂此禮久廢今欲與卿參定遣將之儀如何靖曰
臣竊謂聖人制作致齋於廟者所以假威於神也授
斧鉞又推其轂者所以委寄以權也今陛下每有出
師必與公卿議論告廟而後遣此則激以神至矣每
有任將必使之便宜從事此則假以權重矣何異於

致齋推轂耶盡合古禮其義同焉不須參定上曰善
乃命近臣書此二事為後世法

太宗曰陰陽術數廢之可乎靖曰不可兵者詭道也
託之以陰陽術數則使會使愚茲不可廢也太宗曰
卿嘗言天官時日明將不法闇將拘之廢亦宜然靖
曰昔紂以甲子日亡武王以甲子日興天官時日甲
子一也殷亂周治與亡異焉又宋武帝以往亡日起
兵軍吏以為不可帝曰我往彼亡果克之由此言之
可廢明矣然而田單為燕所圍單命一人為神拜而

8

祠之神言燕可破單於是以火牛出擊燕大破此是
兵家詭道天官時日亦猶此也

太宗曰田單託神怪而破燕太公焚著龜而滅紂二
事相反何也靖曰其機一也或逆而取之或順而行
之是也昔太公佐武王至牧野遇雷雨旗鼓毀折散
宜生欲卜吉而後行此則因軍中疑懼必假卜以問
神焉太公以謂腐草枯骨無足問且以臣伐君豈可
再乎然觀散宜生發機於前太公成機於後逆順雖
異其理致則同臣前所謂術數不可廢者蓋存其機

於未萌也及其成功在人事而已矣

太宗曰當今將帥唯李勣道宗薛萬徹除道宗以親屬外孰堪大用靖曰陛下嘗言勣道宗用兵不大勝亦不大敗萬徹若不大勝即須大敗臣愚思聖言不求大勝亦不大敗者節制之兵也或大勝或大敗者幸而成功者也故孫武云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節制在我云爾太宗曰兩陳相臨欲言不戰安可得乎靖曰昔晉師伐秦交綏而退司馬法曰逐奔不遠縱綏不及臣謂綏者御轡之索也我

8

兵既有節制彼敵亦正行伍豈敢輕戰哉故有出而交綏退而不逐各防其失敗者也孫武云勿擊堂堂之陳無邀正正之旗若兩陳體均勢等苟一輕肆為其所乘則或大敗理使然也是故兵有不戰有必戰夫不戰者在我必戰者在敵太宗曰不戰在我何謂也靖曰孫武云我不欲戰者畫地而守之敵不得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敵有人馬交綏之間未可圖也故曰不戰在我夫必戰在敵者孫武云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予之敵必取之以利動之以本待之敵

馬當作馬
交上當有則字

無人焉則必來戰吾得以乘而破之故曰必戰者在敵

太宗曰深乎節制之兵得其法則昌失其法則亡卿為纂述歷代善於節制者具圖來上朕當擇其精微垂於後世靖曰臣前進黃帝太公二陳圖並司馬法諸葛亮竒正之法此已精悉歷代名將用其一二成功者亦衆矣但史官鮮有知兵不能紀其實迹焉臣敢不奉詔當纂述以聞

太宗曰兵法孰為最深者靖曰臣嘗分為三等使學者當漸而至焉一曰道二曰天地三曰將法夫道之說至精至微易所謂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是也夫天之說陰陽地之說險易善用兵者能以陰奪陽以險攻易孟子所謂天時地利者是也夫將法之說在乎任人利器三略所謂得士者昌管仲所謂器必堅利者是也

太宗曰然吾謂不戰云云屈人之兵者上也百戰百勝者中也深溝高壘以自守者下也以是校量孫武著書三等皆具焉靖曰抑其文迹其事亦可差別矣若

張良范蠡孫武脫然言引不知所往此非知道安能
爾乎若樂毅管仲諸賢亮戰必勝守必固此非察天
時地利安能爾乎其公王猛之保秦謝安之守晉非
任將擇材繕完自固亦能爾乎故習兵之學必先繇
下以及中繇中以及上則漸而深矣不然則垂空言
徒記誦無足取也太亦曰道家忌三世為將者不可
妄傳也亦不可不傳也卿其慎之靖再拜出盡傳其

書與李勣

武經七書卷之四

文化所賞



武經七書卷之四

